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

卷四

子壽仁元年上人問下前以家書

不家如兄依

居

梓里備蒙

出拂感如之甚幸即而函佈必遣如子

送埋山計其時

又禱已赴荆南不口以時入

覽及又取郵留寄 子壽先一函不澌能不至



浮沈吾昨由省中寄到三月十日首

惠書伏承

安抵荆南

道履佳勝定如私禱 百字姊書未檢

言相依之善

府中問候之殷履停主人之笑祗恡甚慰

甚感

望空中之情如吾身也 故春尚有一子係

家老海峽川而女是及以高安本令由荆赴
崇陽暫住健問汝道赴湖南近口者中金
錫若星其位仍言之赴崇陽不知完是女以

與山 荆州

聞不想女知一 金錫華以女音唱之

病其似甚為得美初穴習少辰則替唇心

無不可耳—— 隨德之賊出即平 物逢由黃
安襄臨下氣黃梅宿松遂入集賢因傷哉
皖城圍師之浚幸圍師壘困濠寬堅守
不為搖動我軍 多都護自相城往 鉅鎮
軍自南岸來 成鎮軍自石牌進三鎮均
計之美人間物逢已出因伏於志小龍山一事
豈可合力從孝賊亦死門以理勢懸決此

可大破之特不知天事如何耳——然視大局

殊切至矣

乘輿御交溧陽近復^有朝陽志峯寤喪之哀

成官劫庫烽通

屬車直隸山東全省抗糧寇臣紛起移中檢

匪縱橫已甚北至昔垣南^光至化素陽傷郵

王敗於清寧薊州墜地不能復振

遷大計無人能快中原無主多事統起法以此情
事雖宋元之末有所不達東南半壁為以所
不復之旅久材物力民生均習日耗日感上勢
只因循數年一楚力必不支楚不能支皖蜀
以有勢成瓦解以東南一夏六天下之憂也
比來紫雲日日守宜仔籌高竊謂及此未耗
未感之時上游宜速籌出計自古平吳必倚

上游之力惟有合西蜀兩湖江各皖中五省之
力以平江浙。平而東南可得東南存而西
北乃可經營其法。吾省合力養能戰之兵
十三萬人以二萬為安徽防勦之師以二萬為
四川防勦之師以三萬駐扼要之地為兩湖江
各防勦之師以五萬合水師為東征江浙之
師計十三萬人月需餉銀七十餘萬兩以可

省而入多案曰計每省約出銀十餘萬而已約
聖兵增較之此日者省月支不及半半是增兵
蓋物而力反舒度支乃裕蓋老省所以入類
皆養無用之兵賊不能戰守又身調能戰
守之兵勇為一兵用一兵而糜兩三兵之約
况又有耗散於無形之地不可完法一御者
乎此物之所以不足也今乃合而為一以不足

不見有得然如其人不能為必有省替撫皆以
人者為整頓自強之計而又知衷共濟合力
念之者得所域也如之及而後可相与有成若
在江忠正幕中曾為署此宋州路上陳述未
能行而少師之成實基於此宋為無善也
其時整替為吳撫為宗而撫為陳永崇水火宜
其不能相合今則替中替撫之有合矣又和以新

叔之李与毛是吾者之可合其言父更合而省
以此策可行 宝传甚以为然者自前舍

此更曾他法之断惟未便自陈必局外人言之
方为有济因移书江左诸公一函固请之 廉
宝生付印及多师同御诸友属其疏进未
之能与上同 叔度之人御卷不敢忘其心
而已

聞下尚懷大局因語其概然乞

教

信者言汝篇字意曰少後必枯補之
讀之凄然思自病後愈之又半載不仕時矣
此病後精力迄未復原到此一月飲食皆
如而肌體仍枯瘠衰態日見不堪為世用而
亦未能以予文章幸矣以俾而請

古安時希

皆譽不宣年星弟曜如有人
曾和百

子壽仁兄年大人闕下日前接奉

魏晉齋

手書知冒面在新堤寒疾甚劇相

隔數百里竟未口知向為諫調款甚幸

已霍然甚慰然中年以任精氣必復少

時病後必宜加意調攝不識安抵

珂里後水次復元否藥餌尤宜慎擇

函

此邈云中年氣血漸衰不可服駛藥

素不云行出通多恐已散此大過矣脾胃為
中氣所寄病後必以飲食外通為法臣原

蒼脾胃以扶中氣最為重要 如冠九春初

六復方病為難痊難投以通不能通自以二

日四劑營已愧到 哮喘占中氣大半為傷

吐逆於心然不能食者又將百日四月初乃漸
瘳瘳現之骨蒸矣南岸水陸三師疊獲
大捷下將接濟已斷而賊之在武昌漢陽
者勢已孤危

閣下欲乘此時畫大舉之策誠偉畧也墨孫
對此議數年矣羞白冠亂以來有數

大失所望陳前事而按之今日情形

閣下教之賊自粵竄楚也湖南之師不力
救全州而楚禍遂起此大失也賊竄江南
陸中亞復仿田鎮往而移言致田鎮不守
武昌再陷四年春夏間楚北之賊縱橫
于有得里烏合聚十萬人而曾侍郎

塔軍門自湖南水陸下擊螺山數戰大
挫賊鋒楊勅府掃清江北迤邐漢陽府
城楊勅數戰賊無入能此窺者遂克武
昌其時賊息驚惶望風而遁擄斬數萬
焚船數千解散者不可殫計賊首土崩
瓦解之形我得破竹建瓴之勢此數十年

不為心之機會也。然必肯建南北會師三路進
勦之議。揚物存德。而州路入。

奏斯時。且用此深。南師循南岸北軍
循北岸。水師互作。流席。英活。江星。地
電掣。不過十日。可達九江。和局。由。安。慶。直
抵金陵。不利。亦。相。持。於。皖。向。耳。何。玉。

南師敗於九江北軍敗於廣濟北 楊勅
存三思反惑又以吾輩之故南北乖離遂
延咎日互相猜忌致下游之賊聚而後抗
塔軍以困致於九江曾伯即正守南昌
古子鈞之考其者也一寸之楨耳古惠謀
大事決大楨其如要要不過數語安危

以失所爭在一念之微
朽物存一念之安
遂致坐失事機一敗不可復挽此理之必然
恨痛惜而歸之於建嘉者也上年春間
在佳安曾作疏神

教僧王靖此路勝兵多下皖楚以語將者
軍其軍律不此失彼非有成望者

臣洵統而皆率之未能同心合力也冬
間某勦之言於載將軍致書怡王
文相國乃有二月朔之

諭旨然秋間某臣或以尚未可知寤揣
廷議大抗難於壽仙耳一取事勢如此不
容不采亦故賦竭天下之力以供之以塞

一勞永逸况總統大臣亦有以整近事可
法方今將帥之能兵勇之動似湖南為
最然 曾帥官僅侍郎 中亞位兵地
授完若權經家以總統之大權授之曾
帥恐

廷議未必能及此且較之熟戚重臣完亦

有向楚南兵勇用之楚地只強遠出外力遊善回仇之義迫以棄釋之愛而無

切也。若僧部出為總統其權力足以調
遣者有常制提鎮且向僧部甚質能
必可寄曾帥諸公以一面之任化畝域
精嬉之見能因循視察言習障冒功
監舉禱改佛如之矣使監奸別白即累

平所使人。自効招抗。形勢駭法。佈置
相據。審勢。亟為殲除。乃未及舉。而
賊蔓延。獨獠。既乞。僧言。於上年春。向振
旅。而出。泛師。楚。北。使。與。一。郡。定。於。十。日。始。收
武漢之域。何。至。到。今。未。克。以。有。安。為。
漢。莫。也。也。未。也。如。斯。其。也。僧。王。之。早。

出此一失也。去年甲寅中賊自白川竄出達
屯以玉龍潭。托大臣復營江北。吉中丞戰
敗於江。白軍門大營。又於甲日十日。白為
賊所擊。退次丹陽。高嶽之。寧國。徽州。並
皆陷。及烽火。浙之。蘇州。湖州。江右。則蟻
聚。揚。南昌。困於。城。以。甲。而。皆。賊。南。北。兩。路。

援師皆從於中道下游如此宜武漢之
賊有所恃而不恐也賊以金陵為軍者竊
據東南之志故數年屢援楚西實欲
力爭上游而上窺臨蜀旁據粵閩之計
江州為天下肘腋之區湖廣為天下形勢之
要蓋江州外仰原蜀全湖廣則北疆危

方今之計則以速救以強力保州廣為最
要江州廣安兩處可至者勿使之勿使
誠恐而後可回而通感之相極出青可清一
省與合者之兵力保而攻之由楚之吳
近節攻勦則和力日厚賊力日衰以義大
帥擇要分布你處督軍利則攻而止

以守庶幾後一郡而一郡安後一邑而一邑
安衆高石失生業物乃不竭也其誠如

東教所云防於東而決於西過於南而
竄於北濡也足集毛髮倉皇奔救終於
糜爛不可收拾也元季羣盜不誅士誠
荊州陳交際授楚大局遂不可支以東流

寇始於天啓末年，糧餉支十六載，久者江
州，少者馬也。

本朝兵事最久者三藩，最其時叛者
居天下四之三，我僅以三大帥當之，其距
離楚者力扼南，是御少者，澧、肆、撫數年
終未能以一騎北，窺而得其心力也。

應算則在教冠招安如天下治祗即反
正矣逆勢孤力感已遠穢穢以楚西
援及甲有走兵十年而皆未援江州車
以空蟹清野之策招誅逸死之令藏功
此皆前事之可鑒可師者也今日情狀
之以楚之形吾力稍衰援之三屬時則

尚畧存善之百年一之德澤入人心也
且如者失則殆有甚於流寇之乎元末
稟新之勢可憐慮於暇也志氣之疎不復更
者我子往心局外祀焉与

聞下向為儒室然歸而之幸更有所以
及向焉中大水龍增起陸以湛正法棲

且天子南宮志業不玉為荆即之天此即
南宮亦議棄不為存者等三縣而全下游
新野之說以子友同豫及皆僕

聞下宮子碩為先之而天勿也此其獲留
所必當力持此議以承久之遠之如故仰
聖意 亦如是媿似推弱不棄也 亦未現

積居域內此可久也官窮世死殊苦者
厚思人將高何以此佈而承

去安但能

珍樹子方不立一年里為

強學為

定子言神付筆請 矣



子壽仁兄年大人閣下在在

子書只恐是夏向澤水為矣

子府遷徙幸道固無恙

登閱康安此堪慰幸此年災殃一事為

官場禁令生教既甚者六年之旱既為

力請投恤再為書等指之此年之書指成

而似供兵在六年之災既如之矣局外更生

病友者已聞石河管一矣均極重焉為祝
其死愛好者如以安乎事儲困為然然
地設交心者有可為者何忍置之不一似乎
言一遂憤從痛指膺去且予已南中自
白以浚ほ菴松寺鎮の存傳留鎮に存城金
壇如城上阪如城寺然如城尚乘失陷城六
船後頃更了文武官變一其寺姓南文

三大令撰署常州府志書撰常州縣志山新編
長河元氣異物予善備此官也薛撫在
上海賊乃一甚急殊玉臣軍以攻素興叙凌
匪回杭州賊誘其後杭州勢亦危矣賊之志
蓋欲盡并抗倭悉力南距寧國一困督何
曾帥久駐新門結兵未集前日寧國被圍上
書勸速相援請由寧國出廣德以攻溧陽

使賊中斷並陳急得淮揚毋為賊有說昨
見昔月三派陸師浙江蘇粵均不能困後倭兵
勇者集出援寧國云云又派參謀都堂白
詎至予又以陸師陸軍有塞南中士民大
為失望進取恢復遠之重取不意東南
大局敗壞一連如此豈執方殊有病乎
勢必日見愧焉整居吳蜀之中慎點粵

大鶴讀到三四讀討境曰高功律旨細
字於七字母任嘆服所讀四嘆引一此向
傳句結矣 殊軍門戰死丹陽工兄 許位只
臨中而恒與之及者或傳生也矣了此不

序而云其此情了

如帥商人受賄賂物

大業而某介叔業

殊軍門卷以索閱人

如帥

如帥不與以此抵短字即人畫來

以文如以之集知碑否 多都蕩均相城已據
城外之高山計日夕換賊偽為援賊如仔而來
多為所攻正師二十里賊復援一 安慶已合
甫之為難下援賊一 出亦在九十月間了
按匪由鹿邑西竄向之正許州乘船犯天
津 僧耶殺奴正次恭村既識和尚未成一
而仍微少侯焉後一 吓一術 本年焚感

守斗此日下句為順引而右白又得書
又天象結為畏也 陶云子子侯 李午山
到後為心与高し 子章足在城山飲教
無多昨 陳杏向主及荆門講席可圖
常以書言し 蘇乘 荒四省、頃字此
印語

古安不豈年呈弗傑好有

中智

子壽仁兄年大人閣下連奉

子毅三通伏稿

呈躬安隱盡依仰慰 胡容保於百廿六日長往
際此時期如西天不熱遠彼黃姑不可似在征上棠
徹斯人恐遂無主持頓袖者矣嗟乎三十年舊雨先
為文字交後為筆主更加為常居交可以子候而
云此為天下痛下以笑其私者也為魏船云三十年

師受其深其子燕市歷然南和衛手生佛武經文

全楚江山看洗滌空年載千戈未息海國歸舟

好湘龍去痛此日鞞躬畫瘁九霄弓劍共擊

號文小云去不更行其悲也為者為一文以哀之平

未嘗慨之代此任者病中以為高及所以不及幸焉

者六恐廉蔣之風未為希之都志款石為而相

公志以為外相公以措意者都志款石為而相

者也

之遂於詩詞缺摺中附以入告章

端再行賞假兩月毋庸用缺着李 希以署理胡公讀
畢即全矣而述初旨 李中丞自黃州來省不肯接印
其意幽怪 尚相與詠詩

尚調司道等再三勸解始於十月接印越日即疏辭
而另舉三人請

簡一趙雪芹一唐方伯一陶壽潜也此後恐不能如胡公在

時之丁寧如治矣 在卿制存日尚有書來托代辦烈
噴摺正為辦費美書云即當赴長沙與黃蘭坡商
辦一切其勇其物如何情形均未詳及又細詢前狀之
告以此公用一海南不用以無兵無物無人之境真自枉
其材若物玉美楚必可大為展佈 李高所云雖如亦歎
云然歟

閣下不以為據誕不可為知人言也

—— 照生年記已

以江建也為第一楚人有師自進楊制存次之其謀自惟相字仔璠其謀自惟王三十

耳去仁矣然感思則有之以云云也 石為璠 啟歷

有年 建牙向有共親 雖錯用衡 涉遠安亦

唯如相以今皆垂老矣 宜汝有掃澤康濟 望北回

西時命亦危已矣 安慶克後 曾期存 駐城中 遣將

道以無為 若故之 則遂趨 軍倉以達 如州以少師之策

湘托守 只其度 廣以相城 一市 不煩 多兵 望以自困

東征之師而存矣以合水師順轉而下我守城為便
利上之即為捷徑其地自遠不至為石田也且若
有欲攻廬州者豈可廬州隔軍相救之如
易而得石田一誠如

身教之云兵少不守以守兵多則相於茶礮之城也
所黃以下已肅清而務按以不暇未犯而明遠驛返應
山而必得入秦陽一由新野家樊以以按於樊城相

推甚多 第相早經奏請以金逸予視察

尚叔襄陽子先令希五學肯往署理已於前日馳赴矣

急師自得中元第行後迄今杳無消息不知是何景象

遺詔尚未到 但於邸抄中見董付御元醇之疏亦可為

敢言者然恐其以善反惡端可慮也一日朔未火水

土旺於味五度玉珠八度是日這逢合穀日月皆互珠度

而太白又這直辰空相司天宮道避四星孛珠之矣

而佛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蓋五星者占一室
与者占一度曰交一室一度均為謂之聯珠今の星在已
室太白直不室故上謂之聯珠室外与星先元年与可
星聯珠要也這當新日故又牽入日月合璧合璧者
日月同室一度取此日為日新一歲而十二度室の謂之瑞
此日月同室不同佛則為合新其經佛仍向日在上
日在下即日合矣故合新之日月与日同在一度斷不

能見日必正月初三日始有微光所謂言出產也五星占
日同度必伏蓋為日先所掩也

其教謂朔日即初所見為正自初百五至望以夜中時
明窺之無不作合璧狀者又曰曜系珠初夜星觀
俄变为中俄变为大島云云以照日响之幻影或
傳向之共實了無是乎六無是理初一日出時日占
日同度不受日先定故以見其正夜中只正入地平

正於望時則月在地上日在地下故蒙光圓滿望時者
以爲合璧狀者此四曜象日月在珠也度四下六下土在珠
九度二十下木在珠五度四下火在珠五度四下土在珠
七度五下土在珠八度十下皆無可見之理也

大作飛龍引 愧痛無原悽人心魄少陵哀江頭同
其哀感矣 和妹意欲以彼以生已若 金蓮子
華臺歲終二万金且有機會可圖不日即肯往也

楊州園

事親之道入告為未嘗有直蹕以極也東西而之也
可通不知以何方遂候復理衡以議唯及一再行辦理復
是向年事在計台歲一年之彙部乃為十萬亦不
惜也 子章兄可算矣 整姓而曰年 在京兄之姓
甚諱不亦其人何如遊中乎之姓名乃為也 定子丁亥
查學

賜財成何措甚 殊憐少之以可存 廣宮九閣上者子

汪与朱然未可相提盖福王伯海顶教如此空堪欽
折思水清泉中出可号唐之精矣 黎伯容周工诗画
来之也此诗 伯容字守三子金已及朱侯家便事主

大安不宣年皇弟



有

九月廿一日

子壽任兒曰年大人閣下尚書十月十七日

手書並讀

士作胡公晚封醜雄淳厚置之少陵無甲哉無以
解嘲亦擬為一詩讀此為一掬筆矣祇南氣匪際
初請心別祝登之軍順邊往勅其時隨州為未克
復又請利使安之禁代以隨州中丞不隨取調金軍
甫發而襄樊又亟之仍取金軍而調別軍往使
金軍往返千餘里疲於足路於戶毫毛以師

襄樊人心震悚哉亦不守幸此彼按西為北大
股金吳又能靜鎮不亂動故得以安於鄂情之
至則殆矣况別軍已去計可則襄復惟送經
險阻軍行甚艱轉運尤艱鄂奉一路恐不能引
別之未必肯以兵計惟有兵諒古用者一云兵之負
首任擇用法中精壯樸誠者為一軍是法也非所以
異械令其伏匿抄襲扼險據守以助兵力之不及以
正兵由施南宣恩大路直攻鹿角省特仰之鄂蘇

奏摺之類上者書之於州邑府之類不在此也
於今日者由上海洋船傳到京抄之朝局大吏
皇上於九月二十九日回京

皇太后召見恭王周相董侍郎等數載垣端華
肅順之罪而禱之旌降

旨拿尚並將肅順查抄交恭王去白宗人府占
初九卯科道議罪臣廷臣議得載垣端華等
順國以爲奸招搖納賄擅竊

先帝遺命自為積案政務

太后自擅政

皇太后病旨

蓋付御人奏
載詎等私自駁斥

皇太后命曰

大逆不道

遂遂死

上病加恩改為載詎瑞華賜死

嗣順斬決穆若景

淳匡源杜翰直信偏擢革職

崇遠加恩將穆若景

軍在景信等並免崇遠又准許部書奏查完盡

撥將陳子恩黃宗漢革職永不叙用成琪別張

德克津泰

富凌革職現

皇太后臨朝命恭王為議政王大臣領軍機大臣之首桂
中堂寶倫即曹錕之子為軍機首政以年為回法
元年自兵朝政多所不稱一取憲法而景運
名依州樹木希崇壽覽之後可以不作而自戴庶

哉

中興可程冠紀之年五月中昔見三台文昌祀補所
宗人下皆臨百難一占解聚殊其臨者可為也
殊石所物存之內

若為在三王集政之時其言誠不可少也台別氣象
一新既与恭王有相念之王則必無內用之理宜速
入都為物不念此時已起程吾意此時長沙之安
之此道且矣下游入師已過潯建口距如州百餘里
距白下不足三百里乃以約法兵厚款而不追賊
為取於中寧汝益皆失守杭州為急矣之孤
立一省城與余無援可以自立轉瞬全浙傷亡
与江蘇壯成一以賊於密內布置賊中四年必

大抵在治山民之距肆犯一渡江北界淮揚一顧
得上犯候楚其勢必殺今年為先悍蓋今年
而強督者皆強也之民孱弱無用矣台詔以死
則慄悍更直楚勇之上以之為兵未必以力強之
作賊實屬強悍也都議會乃平吳越不可失惜
胡金保之去守之抄屋之入都中以相店京
更遲者待尚未陳奏迎來奸偽之去而不知勇之
有人入告於魯王十月中

廷寄所以保以苗戶為憂不臣類以州一語是經
重復之殊未始審苗逆並無技能所以得脅之
民圻不返歛錢取息恣睢一方如曾造畧者
也自云受命為役故嗔藉獎送以何所凶敵其
獻策欲謀此犯差使鵠悻相爭坐享漢人上利
耳此真能如此也竊料上好未動獎送豈如
苗戶斷不敢輕舉此犯故上好曾東征上舉
獎送必無此犯之謀獎送喜而苗不疑不自疑

為師連宜在細一識不特以術可平東南可固
西北亦勤撫均宜如此者苗遂未平 髮遂得乘
震肆犯只江楚皖南北四時蹇動苗旋反得
肆其燿礮我師備力力不瘁故存命將以四指
在外病謂東征之成吾後在商一以失而回天
下之安危不識

聞之以為何如也日苦癆 一願實生聞學官書者
既稿書生憐憫壯兵之止毫不能竟不以都

議為然但催 曾制府下勿為不擇新議一語不
禁憤懣欲死因復與一書明志無益聊以告仰
人破此誓法焉並物附

閣下覽之當亦慨江滌舟人宜禍亂之莫解也
嗚呼有海舟不孝舟船者即海客其子第之國中
之人曾乞

士華躬親者也冠亂以來音書阻絕前歲後年
使來京詢解如雖跡并者說傳嗚呼殉難之耗為時

笑之因以通書近字書集卷四附四詩物字一通
及應如次韻之必存之

世世又詩稿二本并至

王學其詩法不高然立朝解詩人中二材王有學
力者也

大心前所字者都為妙語筆多獲心讀本字之
存者乞

再賜二部一留自讀一歛字一留船使保信海如俾

得奉為模楷的學為道不量上耳

昭如

南半帝業久以置之度外既極何案校殊弊
且無虧短內省不疚得失可付一浮至乃

常相和相字仔藁汝屬似垂詢此案語屬達
列了結不得不出是以此又經 唐君守太守

一再勉勵然更成予然司中河不肯出詳 節

相送札令將弱女後任未經征出死欠一千三百

俸石自行贖銀前會歸補祈望積欠現為

丁解未前往俟取到倉收便可出奏每內
或牛心定法此中云云

本念用以財印此項死欠係奏銷應征之款如
因災緩征者可速

恩豁免任均准物叔何應差令現任催征而兵燹
卅券皆亡是戶止亦為逃亡死絕催征實難辦
地方百中之一催贖銀收武昌官亦不無不耳
此佈即請

大禹不言事王中
唯知下
亦有若日

月物昨日到部
長安有今日
乃兄方伯未識
能至
為子殊異也

子壽先生年大人苦次道出武昌驚聞
年伯母太宜人駕返瑤池

先生純孝性成當此創鉅痛深自必哀
毀逾節 壺年亦何敢以節哀順變
之晷妄相慰勸惟念

年伯母壽近百齡孫曾繞膝而

先生辭祿養

親克終孝養以禮考之已足七十哀麻在
身之日況復

著書明道揚名後世大慰

在天之靈尚乞

孝履少加調護 壺年奉 召入都期

年而返愧空言之無補幸初衣
之尚存祇緣 兒環 姻事小有稽留

行當返棹湘中舟
圖良覲寄呈
輓聯壹對未能執
紼借表微忱
伏冀

哀鑒敬叩
孝躬不備

年小弟黃壺年頓首

辛未正月武昌旅次

螺洲先生同年公別于竹亭時從胡
文忠唐鄂生得

從者消息去年彭于蕃文來成都得
積張口代上

大疏忠悃之忱身越之識家長愛之手
寫竹家壑收藏章年六為喜文致
是其後程以未日見大甲伊初悔義為恨

先生道為行恕古多以陸使目

君之知隱居求志固不同
通人歷世者
流也即觀察來詩

兩書及詩集五冊

英識偉論佳句名篇

老成典型於斯未墜

來書以方君存之過與之詞極承

褒獎此

長者語極後學之整心而凡劣不足

以當之且 數年以 母喪未歸 負咎
方重乃冒厲 微不起之 震名則不
孝莫大於是 尤不敢也 去年隨 雲仙
中丞為入秦之 謀將圖 此

大疏所云秦中 形勢為 國家據法
中興基本 為圖 帟葬 忘靈而
家果 何控 微病 中途 遂返 雲仙
亦沮於 浮議 不即 暢所欲言 自胡文

出後市以此畏忠貞之氣者不可多的
若秦中不能有所為則他人益難措
手矣金陵雖後而島人酣睡卧榻小
遠海壘而立國不能禦敵則莫如
秦矣秦中不守如

來書規模大略其能次第舉行乎
邪生憂德畏識守外郡亦所須
要如兩安耳中城劍氣終有識

者養晦命久則其用命大此不足為
邪生慮簡字相見善氣就迎人如
舊相識大吏亦甚重之 袁年奉 親
得子近乃稍學為詩而聲律不諧
因以考平言所為文其不中法度者
蓋多 識者

來書文字小技尚不能工遑論其它
如有慤者 先慈平生堅苦此為

嫩存嘉言 意年 敬領事略述之 不備
幸以獲交 海內君子 不見於棄 得
其一言 褒許 信氣 潛德 而
道德文章 如我

惘然 未獲

物起久懷 敬悵 茲因 簡良 寧可 呈
賢世錄 一卷 伏望

錫之 賜文 幸倫 何體 其必 能

傳五 世也作矣又 家君以大難初
夷間田甚廣眾人阜財莫此為急
這劉中丞書來^白屯田方略 家君以
為屯用冬耕授教派甚不名營田用
民因徑營田新要一書與書內篇
上卷終稿成法曰榜倫曰換田曰勘丈曰
招墾^{附禁墾}曰授田^{附田帳}曰限期曰牛種曰富民
曰專官^{曰築堡}曰役長^{附保甲社倉社學}曰起

科附免科曰丁徭曰任人曰守法曰勸懲
而以水利附焉內篇下卷新積弊曰
不達其源之弊曰不務其實之弊曰
貪之弊曰劫丈之弊曰姦民猶吏之弊
曰里差糧差之弊曰索田官曰之弊曰
喜了畏了之弊曰捏批墾荒之弊曰私
售官田之弊曰土客不安之弊曰田賦不
均之弊曰推遷之弊曰期限太促任人

不專之弊 外篇則附考 種植之宜以
及水利蓄洩之法 教種羔具之序 卷
首冠以通論 則倫比管之同異 以失大
旨 重於安氏而不及於規利 故賦則
取貝符 考教取貝 復考凡四考始之皆急錄序危 繕寫 初定 若
以未及存 於文字 分難 編次 每後 出中 而示 然而不 作之 意
急 副 本 先 錄 大 略 之 意

閱 伏 惟

君子康福為心 又有存原 取乞

賜保序文并之卷端俟剞劂粗疏即
當覓便字之全書也近編唐子方
先生遺集這得

大集已將舟泊全口二律錄到
又續

弔仙神丈研水知此志已完
古葭沉為傷悼又為快慰
勿之作書意不宣
展容候續達
黃章年振首敬上

又緝一幅係點人寔之間字子振厲求
畫蘭華者章年
前從畢大令純
扁兒

所畫蘭者華年純是道
氣亦取乃之是道

志不空少紙緝矣
章年又上

一昨羅公子書來道

先生繼續下問之意并示

佳章——三薰持讀不禁心花怒茁

狂喜上天慶耳

大名久矣願未獲震修身自由通款

不意

正法眼藏見石楫而慶之且為悚

飾詞翰宴會鄙人所念不到者
但搃粉調丹弱而好弄滑酣耳
契時青悲秋年耳昔者報
覺壯志子尋謝成弩末

先生謬加宏獎英雄務健草瓠之生
風傳之千載後人好讀

先帝而兼重

唐

士盡與人豈能附驥

以行其榮幸者有以數者昌黎
牙長吉一經品題名味長安磨
雖以昌黎出其人而

君鼎之退也仰藉

餘光得增表價或甚且慙在
耳前以工墨錄之以吳仲圭
為絕詣迄今早有其正知精此

技者妙手，屢以踈後信指。

徐雅輒邀

鑿賞嗜，亦之癖，以至今人亦

甚相遠哉。然墨梅巨幅，屢多

踈後，世以藉酒以助，真冥因

酒而致，狂信手縱橫，無鹽忘魂。

念以時，儂艱難，杞憂恒抱，鬱鬱

不平之氣出何作林老乾

以舒之可謂老聊復吾類矣入

吾以事肝疾心楚久不訪親友

交久亦夢到羅浮昨以軍次

清以寒食流經棖觴遙深不覺

玉山欲倒豈草染絳且記前人

首句云囊中剩墨筆尖多少聊

為道僭馬一枝蓋此名也驛
使羽軍寄塵

雅盼未審鏡幹橫斜中尚

疎影^耳空音彷彿一否并附

拓奉以快

先生試嗅之楮墨間嘗拂之有

酒氣借博

胡盧一咲軍晒草此祗語
子壽先生大人著安諸惟
神照不考愚弟整磨頓首

子壽先生大人執事二月廿五日趙知事接遞接奉
去歲八月廿五日

賜書并

大著二章骨堅氣道与老杜若一鼻孔孔出氣慕
佩去已惟

獎勵備至殊深慙悚耳——不知近來仍
之荆臺講席否伏惟

况定晏芳福著作外日宏為頌大廷自調江南息已三

載每於洪濤巨浪中激清將領出洋操練是
間寒暑以事為 曾文正創舉深謀遠慮度
越恒流不圉天不慙遺 文正於二月甲子疾而終
薄海悲悼又不僅夫廷英所趨仰已也至於此間不
管製造之事專任統領局面甚小賠累甚深辦
事者派定三人每月所出具有常數不能擅增至
各船管帶雖久涉風濤熟悉洋面者不能勝任
趙知事 衡平人本年等志抱崢嶸大廷素知愛

才且重以

尊屬極思借重曠其所施特去如限於地位何如
沈澹局總辦劉芝田觀察為寬於極品近日謀差
者頗多擁擠不知能得當否大廷於心練之外日
經史以消永晝近著讀書隨筆甫成將末錄有
副本再當呈

教如

許惠詩葉以過便隨為乞

寄示為尋吳楚映連亭

教何日如能請飯而歸定當便道寄詣也奉之
但西遺文一冊又抄著色刻詩一本希
正之勇助復請

安請惟

卷照石月莫大廷於之

四月九日

子壽尊丈夫人閣下傾向十年相立教千里末由一承
大教乃蒙

翰札先施

勤孝愛悔感幸何可勝言伏稔

主講荆南

道履嘉盛

太夫人以次移居洪湖康勝多福慶慰々軍事方嚴

聞當道屢請相助

尊文喆然不名高操遠識豈碌、者所能知其故哉喜
疎情自棄無一足道近且求食軍中不得師友夾持
益失其故步素無半畝一椽頃歲又無備書之地遂
乃苟且溷跡於此、誠出於計無復之定中心所甘卻
家寄窮鄉一子又稚 老甘今年六十九矣日夜思歸
不能脫然舍去傷哉貧也少時從游於 桐城姚公頗以
用世為勗忽、不覺五十將至疾病又多精消神散不
將求仕之念早已息絕即文采表見亦非所敢望而

有一事洵速料簡者 先祖仿涑水通鑑之例撰有
明紀一書未成而卒遺藁塵封三十年晨以奔走
衣食復幸於詞章科舉之學輾轉蹉跎未遑涉
手直至乙巳以後客寓間多暇始得從事此書所缺
崇禎一朝及三王事款皆已次第續編第未及修飾
旋又輟筆今幕中為不甚冗已取出全藁思極二三
年之力畢此功緒庶拱成考異一編智識淺短聞見
孤陋恨不得從

尊文一高權耳

寄來 春乐先生墓銘莊誦再三無任山水之感先生得此
可以無憾矣先生所撰

國朝文錄為陝撫所刊 晚學齋文集浙人兩次刊之皆
已

見之否待續錄已刻竟而未印待後年記既已有人
刊刻其餘諸種新文詞集等書先生之姓名之煇者能
一收存不已敬供也

所至遺事已則當謹誌不忘以待伯言翁補入傳中伯言
隔城後畫表其家業人必則均無恙頃為在清江楊河帥為
刊詩文集聞將藏事矣書古書以

尊素達之楊利耕立秋鄉試未獲前年曾於杭州投劾
事乃果尋屬克家為之道地蓋不如此靈別一局
面無能為力也而友人來書則言利耕初次從我楚北已
是絕裾而去且家居為不玉其食何必占之於楚此雅亦
為深有利耕之言與

尊文前此勸歸之意則合要之書生僕兵類其可聽
苟試以事十有九敗地更廣多而用心宏者安能有濟
堂要議文武事雖不同理亦異平日能為良吏治地
方實性又慷慨而奮發者必能沈軍目前諸帥猶不
能概以此義哉之臣軍之士負其區區欲以之濟急難
樹功名誠未見其可也克家身在局中極敢發此言
尊文以為何如解近事詳政仲造書中幸

隆取閱奉袂無期望風悵快肅氣激淚祇請

大安伏冀

亮察不言期陳克家頓首謹泮

丙辰正月十七日

桐城方宗誠頓首謹啓

子壽先生函丈往歲寄保定友人書云其子壽者文
稱述天下人才屈指及

先生以爲是今天下之孝子也爲生也其學淹博其文
馴雅私心欲乞壽之恨不乃吾得以遂仰止之
願也去年冬文以布帽奉于世亦爲具送

品名之詳尤深信往今亦寄書其者焉

今養子之幸微君交頌

大著討曰區云文追秦漢諸子行法甚苦每探
本之端討知杜子美平公不立君國之遺刻也
沈斐然極挫微擢揚請無不周于風教又後
大疏八條後內安外以時以之名於世但知
先生為計人為作正孝介之士而不知其為
計時務之僥倖也蓋教佩言已矣誠時取往
禍以驗

大教先生因履神而轉年改而執為東陽之計

走車山教矣

以考之商風一城事也立年罕有今尚弱學能
循詩寫畫尚克宗之人今善也刑少無味
如世好鑽古至賢經史且大信名且大字
文字向亦著者行段出編新之各種造
私之中較佈流翻而好學志求者或見
去若者俟今解一書十餘卷皆新因瑣
度之中所記時事并私之原彈私之案

以己上處亂之途海內賢者如備正時者
子園公年相切之忠矣竹如月華忠素子
者即位而皆淫者何以治世其制之亦未
去為一也道各物之亡性生而亂成之
無稱諸正于天下者道是以于咸豐九年
就英竹如方伯而卒十年卒直隸山東
因內道之法以無多力以文字書札銘于
去其世系亦不相見也今東 吳者先生

吾翁

左右安否為報謹因
今到常者之便呈上文二
卷俟命錄一卷于
全書全集及及二十分
一御印此以爲信

心之資也

先生素音人才為心者不見之
言牙拾後中也字誠

生平不能忘情又以日
疾州中自德依利

不餘字誠明年訂南
漳書院既因古字相

函邀入院為修兩江宗廟祔祠以春居在
此南洋去控迤甚近事取印行出度亦
未可宗居是以為進也念茲在印與
高宗若此

賜書并批正抄又印由今初交全錄也外載
大筆寫書四畫八幅或橫或直供陳
便隨之為之此情

送安修不具宗師抄卷傳上

子壽先生正丈久欽

德教未由曠依空曠本取同今湖一鏡吾獨
芳徽因南

台旌將游此為是日中止自幸可于舍地一見
不料為台台相倚常悅者亦理兩江忠
義歸之稿之事同歲不行未以邂逅親
大教安深教仄懷悲蓋依也幸嘆世道
之壞由于士君子棄棄踪而少恬適之風

而恬正者又付之吾世道人心之在否懷傳
為自了漢是皆此乎自足之道也獨

先生因

親夫穉官謝甘恬正而實是天經

地義也世之以高為美者不同而觀

大著極之曰法室終于天下治亂之軌與

亡成之哀勝歟之故矣不之無乎胸中而一

法室時怕天仁我忠之愛之情朕能保

于之而表介德之者感保于不終己是至

由至性与天地民物具之相周而此至性
为性也宗伯于悔内名贤多相敬慕
世中公矣向世者不甚多于

夫性之进也出也所以高也下也夫天下
之所以分其功名者由是直气冲而邪
气息也之先在外性也而性出而
以人心世道为已任不任之于己之智勇
功名于是乃者其功名乃能掩玩而反

治宗誠少不為學亦去于功名不其遲也
物所好惟時者海內英賢以共明實
學以件一止而已甚速私入山乃遂不似已
而美事者其亦

先生賜序尚端將事反世之信至者不止此
皇初士安之序之却賦也感佩之忱中
道崇之兩者不似古可予

批正高舍短為求之善到通自德一再羽

謝俸室吹語之杜公教服已極惟其中
稱吳陸知軍諱字似過此人不知信
此天下罪人也又是造神石身何誠亦謝其
人共推官實是附錄自取

集中所与討亦此確信崇

先生以神為同志故敢直陳之君上之言之而忠
厚而不可假借也來後教信

送安方宗神教書

二月廿五日

再啓者... 同好友人收也

端二... 其讀書... 志也至

昔... 子而... 世其妻... 中伊就... 似... 世之人也

宗誠又啓

子壽先生有道執事敬信者鈞自戊午年秋賦
入都即耳熟

先生名以忠孝立身以文章華

國漢人訓誥宋儒性道蓋而有之故佩之若恭承
恩命視學河鄉以下車詢知

執事之講龍山竊謂按試南郡河

教良有日矣八月下旬抵郵城即詢江陵學博

始末

執事以避器返螺山頓使傾慕之忱忽若有
所失昨逢雷廣文客借別漆室吟百榭堂
大集董沐唐誦不忍去予嘗謂詩家宗派皆
在於楚左徒師弟振藻於前工部襄陽
傳新於後

大著師法壯凌駁、手騏驎、多駕矣下學淺
後奚能出一語以彷彿萬一唯有欽在抱
而已試事已畢便須戒途夜郎勢不能少

留以待

執事而區、仰止之心與求

教之意未能盡忠置也謹率陳習臆如左
鈞三吳一下士也弱冠即迫飢驅幕遊東
諸侯間衣食之計累之秋閑五蹟舉業
又累之蓋今者雖入承明之虛備輜軒
之使而於學問之道為士之方茫乎其未
有聞也願常深念學政之職庶防弊尤在

擢才在振興文學尤在激揚風化以鈞謫陋
誠未足語此能既任其職不敢不思其事
計自今春出柙已歷五郡文風士習略見一
斑其中才華秀出行治醇謹者固不乏人
而兵燹以來老成凋謝以昔之所聞澄令
之所見殆亦荅殆表矣將欲砥礪而興起
之其道何由夫今日天下之患又甚猶其後
焉者也羣天下之人相率而趨於嗜利昧

義之一途其小者則軼於倫墨其大者且棄
其若親錮蔽之深涵皆足而其原實由為
士始士者今日氓庶之所觀瞻而他日

朝廷之所錄用者也苟列楚以來目擊夫姦事好

訟不守卧碑之習所在不免其尤甚者則匿
表應試干名犯義清議不聞於鄉黨憲
典不忤於官司的迂諛不自審量恨思所以
勸懲之德不勝懲一以儆百耳勸之

之道首在表章潛德崇獎萬行以樹風聲
然耳目既限於國防考校復限於時日詢訪
之下所獲蓋鮮聖人不云乎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況今日郡縣典古諸侯等哉而顧窳
焉毋亦求之者不以誠而助其求者其平日
固亦未嘗求之歟此鈞所以尤仰望於國之
賢士大夫也

執事郢中者宿海內靈光楚人士望之如泰

山抄斗石

執事平時之誘掖人才與卒激進之心又待
流露於詩法則朱子所云知人者在因其類
而求之舍

執事其誰與歸

尊集內有輓張殿臣軍門詩稱其臨陣時

為某大臣奴子所害此係傳聞之偽殿臣

軍門在丹陽由戰殉節又輓陸五夫制軍

詩似乎獎揚之太過當時軍事卒難措手
而又非其所長倉皇出師不扼東西梁山之
險而屯兵老鼠峽一過而敗及回至陵則又
神志昏瞶不能下一計議律以貽誤封疆似
非利論特其久負盛名傾顏未敢為可悲也
少陵為一什詩史宋人謂得其詩可以論世
知人以

執事方之必不少讓當時所不或據一時之

傳聞西帝及深改乎更望

審定以信將來不揣冒昧妄獻芻蕘死罪
征執如駕昌以代西伏此不棄其愚
亦以周行有所以匡鈞之不逮者則盡言之

感幸何極

環雲表江漢謝去令物通氣安倚裝手謹
此伏維

越居經術與在傾此 辛未九月杳洪鈞載拜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成重印聞楚四賢中有

子壽先生者學邃德遠思欲一見而無由也既而得讀
樞言一編卓識似賈太傅偉論似仲長統益大違之
不意荊州便道竟覩

先儀疇昔私哀於斯而遂雖陳蕃周舉之遇非度
未足以遠喻鄙懷也可惜者

先生抱經世之學不獲展用於時以為豎琴福耳

荒江屏處時抱杞憂百賦千詩長歌常哭此志亦可
悲矣唯是楚中文獻漸以寥落

先生尚巍然靈光之不朽閔繫豈淺鮮哉 度昌設
見寡聞深有望於

長者之教海倘蒙不棄

錫我德音則厚幸矣竇歲見許

大著春初寄到者為友人分去至今未得尚希將

泰室樞言兩集

擲寄一二部為感臨楮不盡頌佩之忱敬請

道安伏惟

垂察

黎庶昌頓首上

三月廿九日

子壽先生大人鈞座前日由京抵寓

先生及汪先生在坐私心快慰以為得見
兩賢可徐請益不圖江上經舟

先生行賦西歸矣悵恨無似連日風雨遽作聞尚未
解纜喜而不寐庶昌賦性凡下學識疏庸自陳言以
未謀盜虐聲未審此後何以上答

殊眷

先生懿德純行如光風霽月為學者所宗平素切
究今世大務必有利明體達用確乎不拔者可以坐言
起行措亂返正者乞

先生推廣不倦之教賜道一二俾得景行私淑以
為植身進德之基他日能稍自樹立不至顛覆皆
先生之德之教也呈上扇一柄并乞

賜書近著面懇泰室樞言等集及經綸陳言亦望

早為

擲寄曩歲奉和見寄伯兄一律錄辱

訓誨想

先生樂育之懷常如太和元氣之鼓舞萬物必不以
賤負而棄遺也頭、昧漬無任惶汗敬請
道安
琴庶昌頓首謹上
十五夜燈下

姪炯頓首謹上

大叔大人尊前乙卯冬縷肅寸函屬彭器之轉呈不稔曾

否蒙

覽嗣以賊烽日警道路少通兼之展轉奔馳畧無人便竟
年餘不奉尺書上問

起居私衷孺慕如何可言邇來一切伏望

詳示立甫之子今年幾何已否從

老人讀書其家況何似均甚懸念炯自遭家難久如槁

木長願粗衣澆食閉門讀書奉母嫫教子姪即
問為鄉人料理團練亦不過作避地計不圖去年二
月都勻賊自紅岩內犯已鄉教匪應之省城震動兵
練又圍中丞於城外索餉勢岌岌不可終日炯適掃
墓成山去賊不百里念此鄉關係極重若賊偷度
則遵都郡開州糜爛貴陽益不可任盡三日夜號召八
千餘衆扼要分防又簡子弟驍健者五百人率之
度河邀賊太子山再截之牛場壩其時滇兵來援

者亦小有斬獲賊遂驚潰出江省城得以無恙事
定中丞欲論薦蓋以黃琴五丈脫身赴晉近省團
務欲炯接辦自知分不如人當事又非可共濟安能
朝夕奔走伺候顏色與其異時決裂不若早自為
計因力辭不受而當事又逼之捐輸憤極即將
先人卹賞未領者具呈報捐黔事至不可為挈家
遠徙既苦無資當事且不行與之共命又殊不
值無可如何祇合改弦易轍就本班知縣分發四

川脫老母寡嫗於危地以去年四月杪之蜀流連兩
月無所得自蜀之秦得王蓮生代挪千金又得甘肅
故人章少青俞孟廉共助鈔票一竿始得北上抵都
後又四處張羅敷衍上兌於二月九日引見照例發
往念一日領照現於本月初八出都繞道汴梁到川
約在五月半矣先君轟烈一生而炯不肖如此
自歎益復自憐昨得家書孝軍門病歿黔事
益壞舉家已於正月八日啟行計已安抵成都矣

此番需次不惟補實無期即委署亦難希冀而親
丁數十口遠寄佗方何所圖存此時不敢想亦不暇
想也倚裝息息拉雜上聞即敬頌

壽安伏惟千萬珍重姪炯叩頭三月初七日

孝曾兄三弟同此安好

以後

賜諭即由荊州加封寄成都府縣或曹穎生廉訪處
轉交可必得

受業姻世姪唐炯頓首謹上

大叔大人函丈七月中曾備寸牋上問
起居計此時當蒙

賜覽比來伏想

杖屨康勝至以為頌舍妹吉期定於
十一月初六日茲特遣人來達
信甫弟此時峽水雖平然沂流

遲滯不能計日以缺才須東北風
不則溽泊旬日半月考志中事九十
月交東北風甚少又灘險不一動魄
驚心不若由宜施遵陸上達夔萬
平穩且可計日到來也茲將路程
開身呈上去人涂占標吳羅惠趙心
皆百戰健兒逆烟有年安分守法

途中照料一切大可放心本擬遣僕
人來因舊僕只二人一於此月杪隨折兒
送老母歸里一項留舍遣策不克
前來也

府中如有得力老僕添遣一人隨侍
信甫更妥信甫此來得二百金當
敷盤費見由孫海濠受匯去二百

金乞

飭化持信付海深如數收用仰蒙
垂愛奉不吝氣是所感禱烟柱門
讀書長幼平遠身肅敬啟
道安惟順時珍重頓首

八月二十日

信甫自家起身及自萬縣起身若神先期由
信行並寄一信以免懸念為要

再宜昌夫止可顧到萬縣到萬縣後另
由夫行顧到成者顧夫時原要夫行二票
方免脚夫在途逃走及遺失行李等事
何要支夫價若干到交清下脚若干若派
行票載明方免脚夫在途饒台羅惠起二人
給有口食每日在途每人只酌給百好文飯
錢以示格外體恤可也烟又上

子壽先生 閣下 客在 承

惠 佛 德 深 紐

雅 意 適 將 餞 歲 雅 女 旦 陽 心 緒 未 盡

切 未 裁 渡 春 間 有 幸 懷 兩 詩 謹 宗 呈

教 比 閃 彭 漢 叟 傳 語 如

先生之復 幸 於 鄙 人 隔 濶 相 里 形 於

寤 寐 離 羣 之 感 彼 此 向 人 近 推

道 履 綏 餘

覃第康泰為頌今年中夏以前陰
多晴少甚以河漲為慮入伏而後江水
乃漸退或可以此安澗也施南銅礦近
有浪為言此方伯禱之大府擬令試辦
如能得此此鄂中自然一利也川涪鹽
路湘鄉叔彙刻意分銷湘南銷川者
僅澧州一水常德最暢一地涇淮舊規
鄂中生此歲缺七八十萬金而各路協

餉糧復不能擺脫司度支此頗難措注
也大府轉省志方伯擬奉迎

先生來主是席苟能如願如晨夕可以
道送貧焚燔一大快事 蔭桓近狀
多可告

慰幸福望雪賦詞在者時茲在顧談
客頗不寐寔更有吾鄉謝偶像即
中不寐也相望雪為烟煙雨此陰恒尤

為忘承之至詩文皆肯用心更以
大匠鉤鑿可成佳器望雲以其詩求
政乞

賜指瑕不特偶想感佩也屢聞

杖履東來之信力之狂喜新秋遠涼
片飄能過茲耶念甚形甚手為即頌
著安惟希

澄望不宣弟
北陰桓頓首六月九日

子壽先生閨下比辱

手書荷

拳之垂注感叙曷可言喻伏惟
道履綏餘

耆德望茂為頌曩曩晤于蕃觀察少村太
守知

台從秋間抵省滿擬陪侍

杖履遂不假牋牘通音問頃繹

來惜并詢之方君得悉鄂渚

泛舟須在桃華汎後睽違四載繫念甚

切聞荆南講席仍覩

靈光不特為士林額手且為守土者慶也

振蕩廉訪趙擢陪京美政洋洋履武者難

為繼耳今幸幸免水患農大有秋亦可

從容為政耶此間抱鼓不鳴大可藏拙
雖渡涉獵文史而鹽車之質牛蹄之涖迄
無是處也承

薦陸陳兩君均得晤陸為世家子不宜就
衙官之役屬吾鄉高令佐廷搨黃安

因託以縣中書院之席高與有年誼遂諾之
迺以病不能履任此議遂寢陳為忠藎蓋之

後當道所當提挈者因商之方伯暨牙釐
局道台遲、至今陳君沒有募我之痛
兩君均不獲得當以報

命殊慚恧也今日方君來人極誠朴有用
村也當如

指以圖位置承

示會嵇施壽伯為今之詩人深佩

卓識誘掖之意尤

勤厚可感鄙人與壽伯交四十年矣所為詩
必經受讀喜其魄力雄健格律清蒼然頗
嫌摹杜太過轉失性靈願其暫吸詩篇
旁覽經史以擴充之三五十年後其進德
尤未可量也郢中騷雅之地代有傳人即
過客游子流覽煙樹感懷風物亦往、以詩

嗚然如壽伯者庶無負

騷壇之賞乎西望

絳紗不禁神王鱗鴻有便尚乞

時惠教言為感去使匆書不盡意即承

動定不宣愚弟

蔭桓頓首謹復

辛未立冬

道咸同光名人手扎第二輯分裝四
冊爲湖南王氏收藏王氏願以版權
讓歸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如有翻
印遠近必究于中華民國十三年七
月初版每部定價上海通用銀幣叁
圓外埠酌加運費匯費特此預白